

蜡烛匠：把光明和温馨留给人间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彭

蜡烛匠，也叫蘸蜡匠，在豫东地区又叫淋蜡人，是专门从事手工制作蜡烛的人。蜡烛制作历史悠久，它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火把，原始人把脂肪或者蜡一类的东西涂在树皮或木片上，捆扎在一起，做成了照明用的火把。据记载，最早使用蜡烛的是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。当时的蜡烛主要用牛羊身上的脂肪做成，用于照明和祭拜等。到中世纪，蜡烛匠开始用蜂蜡造蜡烛，但由于蜂蜡量少而且昂贵，当时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蜂蜡蜡烛。直到19世纪初，才出现用石蜡做的蜡烛。在农耕时代，蜡烛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，然而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，电灯泡取代了蜡烛，又因为机械化的蜡烛机上市，如今手工制蜡的匠人很难见到了。

制蜡靠的是心灵手巧

眼下正是农村的年集开始，琳琅满目的年货铺天盖地，然而在集市上最显眼的要数蜡烛摊子。前几天，记者在沈丘县北关年货市场上寻找现存的蜡烛匠，采访了十多个蜡烛摊子，看到的都是机器制造的蜡烛。记者在该县白集镇找到了一位蜡烛匠，他叫高学勤，今年已经62岁了，还在靠手工制作蜡烛。

进入高学勤的蜡烛作坊，记者看到，高学勤正忙着给蜡烛整形，大屋子里摆放着许多红蜡烛。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，高学勤很高兴，他说，制作蜡烛靠的是心灵手巧，称自己为蜡烛匠人，他感到无比自豪。高学勤说，制作蜡烛的工艺是祖传的，他到30多岁才成为父亲的传承人。那时候，农村还没通电，家家户户过春节都是靠点蜡烛守岁，制作蜡烛的人也很多，竞争也很激烈，一个村就有好几个靠制作蜡烛营

生的匠人。但是，谁做的蜡烛不“流泪”，是“干碗”，谁的蜡烛就畅销。高学勤说，为了吸引客户，他还学会了制作蜡台，有砖烧的，有木制的，也有瓷器的，都是搭配着卖。

高学勤介绍说，过去做烛蜡的主要原料是羊板油，辅料勾兑柏籽蜡、蜂蜡、蓖麻蜡、香精、色素等，烛芯或是插的灯芯草（用高粱顶部的皮做的）或是穿的棉绳棒儿。制作蜡烛的模子大多是自身带有香味的松柏木剖成。制烛时先将烛芯插好拉紧，合上木模，趁热灌入熬制好的蜡汁，待冷却后打开模具剪断烛芯，一支蜡烛即告成功。当然，蜡烛匠制作蜡烛的模具一排连一排，制作出来的蜡烛也是一批接一批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的蜡烛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一体，有香味型的，有炫彩型的，也有驱虫型的，但最畅销的还是生日蜡烛。

传统工艺无人传承

为了展示自己制作蜡烛的传统工艺，在高学勤的作坊里，他开始亲自制作蜡。高学勤制作蜡烛的家当很简单，一口铁锅、一个蜂窝煤炉子，一个蘸大蜡烛用的铁桶。铁锅是用来蘸中小型蜡烛的。高学勤把石蜡放在铁锅里融化后，再加点叫做桃红的颜料上色，这样一锅蜡就形成了。在整个制蜡的工艺中，蘸蜡的过程最关键，而且有一定的技巧性。蘸蜡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，必须有节奏地一下一下蘸，只有这样，制作出来的蜡烛才会一头大一头小，坡度也是光滑的。而蘸蜡又是很枯燥的一件事，一根蜡要蘸成功，同样的动作得重复几十次。手工蜡烛比机器制作的耐用，但是烟比较大，所以人们一般买来在上坟、祭祀等室外场所使用。高学勤说，他现在制作出来的蜡烛无黑烟、不流泪、无灰尘、耐燃烧、亮度大，而且

在夏天不会变软、弯曲。

谈起以后营生，高学勤感到很悲观。他说手工蜡烛比机器制作的耐用，但是如果烟处理不好，只能算是低端的蜡烛。即便现在自己的手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，但手工制作蜡烛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压力。一是机制蜡属流水线生产，而且模具较之过去也很高端。二是电动蜡烛的出现，很受人们欢迎。电动蜡烛不仅环保节能，而且还能起到预防火灾的功能，现在城市里过春节大多都是选择电动蜡烛。自己的手艺虽然受到了人们的认可，也算上是祖传的老行当，但自己的儿女却没有人愿意接替自己，一是嫌这个活计太辛苦，二是石蜡挥发产生的烟多少对身体有些损害。但毕竟是自己经营了30多年的手艺，无论如何自己还要支撑下去。

“寻访周口老行当”30

被遗忘的民国才女雷妍

提起民国才女，都会想到“南玲北梅”，张爱玲被说得太多，知晓梅娘的人也不少，但是，与她们同时代的女作家雷妍，就很少有人提及了。梅娘暮年对雷妍有过这样评说：“这个领受过西方文学精华，浸淫着祖国璀璨文化的小妇人，用无尽的柔情，只讲身边琐事，为暗如磐石的祖国、暗如磐石的家乡，送致了赤子的衷情。”并赞颂她是“出污泥而不染、傲然挺立的刘植莲”。



雷妍像

1. 北平沦陷后开始小说创作，“为吃饭而艺术”

刘植莲是雷妍的本名，她1910年4月6日出生在北平附近昌黎县，父亲与李大钊是中学同班同学，后来在天津金融界供职。因父亲开明，雷妍从小就接受现代教育，她酷爱文学，喜欢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，更喜欢一些唯美主义作家如王尔德、梅里美和乔治·桑的小说。

在北平女子中学毕业后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就读，进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。雷妍大学毕业后与李恩岳结婚，随丈夫去衡阳粤汉铁路工作3年，南方生活的种种不适，使她在第二次怀孕后，回到北平娘家。

1937年初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日军占领北平，南北交通中断，自此她和丈夫天各一方。当时，她的父亲随机关撤到云南，弟弟和小妹去

山西等地参加抗日斗争，雷妍只好带着3岁的大女儿和不满百天的二女儿，与母亲、姥姥留在日军铁蹄统治下的北平沦陷区，开始“弱女独撑逆水舟”，承受人生最痛苦的岁月磨难与煎熬。

因家中有人参加抗日，雷妍住宅遭到日军搜捕，她被带走审讯，由于她坚称父亲在老家种地，丈夫在铁路上工作，自己是回家生孩子的，才被放回。她在北平沦陷后，只能靠借贷、典当、做女红和到私人学馆任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被逼无奈，她就试着写小说，投给杂志，很快被采用并寄来了稿费。

从此，她开始尽力发挥自己多年积攒的文学才能，为稻梁谋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，换取稿酬。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，她既不愿写美化日伪统治的作品，又不能写揭露敌人和对敌反抗斗争的作品，只好去写一些乡村、城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故事，这是“为吃饭而艺术”。

字简约、准确，耐人咀嚼。短短几年时间，她便成为北平，乃至整个华北沦陷区文坛与梅娘齐名的女作家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，南方的张爱玲、苏青绽放出光彩，北方却渐趋式微。而雷妍便越发显示其价值，她与梅娘令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、《呼兰河传》。

雷妍著作有中篇小说《良田》和文集《奔流》、《少女湖》、《鹿鸣》、《凤凰》等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相继被多家出版社出版。其中《良田》描绘了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忠、奸、恩、怨、诚、艳民风，表

生命。1952年6月，雷妍带着梦想去世，年仅42岁。

雷妍在当今读者中几近湮没无闻，并且难纳入现代文学史家的视野。九旬高龄的梅娘，感叹她的文友雷妍走得太仓促，而文坛对她的遗忘也太过匆匆。

其实，追究雷妍被遗忘的原由，一是她盛年早逝，二是她的作品多发表于特殊时期的沦陷区。有一本纵论百余位女作家的评著《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》，上下两大卷，只用了“长于刻画传统妇女”短短八个字来概括雷妍的创作，这显然有失公允。而学者陈学勇则认为，“雷妍实在更有理由名垂现代文学史册”。

民国才女，可谓群星璀璨，但在星群中，我们



上世纪出版的雷妍作品

2. 其作品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热门出版物

当她稍有名声后，她的母校慕贞女中决定聘她做国文教师，她教书异常敬业，学生尊称她为“国文妈妈”。在教书之余，她也不懈地读书、写作，在北平、上海、东北和日本等地的报刊，用“雷妍”、“沙芙”、“芳田”、“刘萼”、“端木直”、“东方卉”等笔名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寓言等。

她写都市人物，文笔秀丽疏朗；写乡村故事，多用白描手法，文风质朴，与乡野环境和谐。她文

3. 离世五十七年后，《雷妍小说散文选》得以出版

新中国时期，雷妍在梅娘和赵树理等人帮助下，在《大众文艺》、《说说唱唱》等杂志，发表了取材于她家乡新生活的短篇小说《人勤地不懒》、《新生的一代》和记述北京工人解放前后不同生活境遇的中篇小说《小力笨》等新的文学作品，并写出一些支援抗美援朝的小说和剧本。这是雷妍力图表现新时代的适时之作。

她还参加了北京市大众文学研究会，成为《在北京文学工作者宣言》的百多位签名者之一。她要求参加土改，希望重新认识人生，可惜，就在她走上新的文学创作道路之际，癌症夺走了她的



2009年出版的《雷妍小说散文集》

现北方沿海地区的乡土景色，地域色彩十分浓郁，烘托出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，发掘了淳朴农民善良的心灵和助人为乐的精神。她描摹乡村风俗图景逼真、鲜明，韵味绵长；刻画人物，情节进展舒缓而不乏张力，笔力直追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、《呼兰河传》。

梅娘曾特意指出：“这是被当时的评论界判定为可以与赛珍珠的《大地》比肩的小说，因为赛珍珠只写了中国农民的愚昧与悲惨，而《良田》却写了农民悲惨中的希望。”喜爱雷妍的读者则说，湖南有《边城》，河北有《良田》。

不应该让这一颗明亮的星辰湮没无闻。但不幸的事实是，解放后从没有再版过雷妍的作品，“文革”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无人道及这位作家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少有人关注她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雷妍的亲朋后人和学生还记得她，他们心中珍藏着一位慈祥的母亲、尽职的师长，他们没有忘记这一位善良、美丽、文采斐然、感情丰富、爱做梦的女性。2006年，雷妍女儿刘铮自费为母亲编选一部《四十年代女作家——雷妍小说散文选》自刊本。

直到2009年，一本包括《良田》在内的25篇作品的《雷妍小说散文选》，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。这位曾经名望甚隆的女作家的作品，终于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